



响窑

叶雪松

著

一部不可多得的满族世家血性沉浮史
堪称东北大地上的《白鹿原》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响窑

叶雪松 著

一部不可多得的满族世家血性沉浮史
堪称东北大地的科学巨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响窑 / 叶雪松著. —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6.1
ISBN 978-7-5078-3851-0

I. ①响… II. ①叶…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93090号

响 窑

著 者	叶雪松
责任编辑	张娟平
装帧设计	GuangFu Studio
责任校对	徐秀英
出版发行 社 址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83139469 83139489[传真]）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国家广电总局内） 邮编：100866
网 址	www.chir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艺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字 数	300千字
印 张	24.25
版 次	2016年1月 北京第一版
印 次	2016年1月 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78-3851-0 / I · 513
定 价	35.00 元

CRI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欢迎关注本社新浪官方微博

官方网站 www.chirp.cn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目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24
第三章	38
第四章	51
第五章	65
第六章	87
第七章	101
第八章	120
第九章	133

第十章 148

第十一章 163

第十二章 175

第十三章 188

第十四章 201

第十五章 215

第十六章 228

第十七章 246

第十八章 259

第十九章 272

第二十章 285

第二十一章 305

第二十二章 319

第二十三章 332

第二十四章 347

第二十五章 363

第一章^{*}

俗话说：女大不中留，留来留去留成仇。

这是朱明祥跟太太最近唠叨得最多的一句话。此刻，朱明祥和太太围着火盆喝茶抽烟，又唠叨起这句话来，太太将烟袋锅往炕沿上一磕：“要我看，七巧的眼光不错。”朱明祥说：“那也不能由着她胡来呀！自古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太太说：“那是你们汉人的规矩礼法，我们满人，只要闺女自己乐意，做父母的，没有干涉的。还记得当初，我是咋嫁给你的了？”朱明祥说：“闺女就随你。”

朱太太叫钮翠花，在旗，祖姓钮祜禄氏。当年，朱明祥差点儿没饿死，是钮翠花一口热米汤把他救了过来。当时，翠花还是个十七八岁情窦初开的姑娘，和阿玛相依为命。朱明祥勤快嘴甜，感染了钮氏父女，把他留下来。一来二去，钮翠花和朱明祥产生了感情，就结婚成家了。钮翠花很是贤能，帮着朱明祥支撑门户，朱明祥的烧锅这才一点点做大的。

钮翠花说：“听这话儿，是委屈你了？”朱明祥吐了口水烟，笑了：“哪儿都好，就是嘴儿大！”钮翠花就笑，窗外人影一晃，人没到，声音先飘进来了。朱明祥说：“你的宝贝闺女来了。”钮翠花瞋视他一眼，朱明祥不吱声了。

朱七巧像只欢快的小鹿，蹦跳着走了进来。一边走，一边哼着歌：

^{*} 书中多用东北地方方言，阅读时请注意——编者注。

.....

佟大姑，长得俏，
新花手巾围三道儿。
大坎肩，底罐边儿，
扭搭扭搭一袋烟儿。

.....

钮翠花说：“都大姑娘了，咋还毛毛愣愣的呢？”朱七巧说：“妈，这不是我小时候，你教我唱的《佟大姑》吗？”朱七巧搓了搓手，上炕绣起花来。

《佟大姑》是满族最古老的摇篮曲，七巧小的时候，钮翠花常哼着这首民谣哄她入睡，今天不知啥事让她高兴了，竟然哼起了这个。最近，七巧常缠着她让她教自己绣花，她被缠得没法，就不耐其烦地教七巧，时间不长，七巧还真就绣得有模有样，绣的花呀草呀的，都像活的一样。前阵子，刺绣的内容多是花草，最近，七巧居然绣起并蒂莲和鸳鸯了。

看着闺女认真的样儿，钮翠花和朱明祥相视一笑。他们知道闺女的心里有人了，小伙子精明强干，长得也俊，和闺女挺般配。朱明祥走出屋外，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雪下得正欢，朱明祥掐指算算，现在已是光绪三年了，距离自己当年入赘钮家，已经整整二十个年头了。他记得清清楚楚，当年，钮翠花嫁给他那天，也是二月二龙抬头的日子，当时，也是漫天的飞雪。远处，横卧在辽西大地苍龙蜿蜒迤迤的医巫闾山，此刻，也隐藏在白茫茫的雪花中。

二十年的光阴，弹指一挥间。当年，钮家那个小酒坊，现在，在他手里已经变成盘蛇最大的烧锅了。老猫梁上睡，一辈传一辈。他朱明祥没儿子，就七巧这么一个宝贝闺女。闺女就是他唯一的希望，闺女嫁个好女婿，他朱明祥就有靠山了，死了，也能闭眼了。此刻，看着不远处作坊内升腾起的白色的蒸汽，朱明祥咧嘴儿笑了笑，背抄手进了屋。

盘蛇在医巫闾山脚下，九河下梢的转弯处，它是明初修筑辽东

镇长城中段辽河套边墙时所建的一个驿站。后来关外人口大量涌入，这里就变成一个繁华的小镇了，奉天省锦州府盘山厅通判衙门便在此处。滚滚东逝的辽河水在这儿打个漩涡，又通过双台子河口注入渤海湾。几经战乱，盘蛇几度沧桑，到清代，满汉杂居，又渐渐繁华起来了。

今年的春天分外寒冷，早过了立春，天还是嘎巴巴的冷。农历二月初二，阴着脸儿的苍穹又纷纷扬扬地下起了鹅毛大雪。今儿个是龙抬头，不管是有条件的富庶人家还是贫寒的百姓，大都会躲在家里吃龙头，加之天寒地冻，街上鲜有行人。此时，朱家烧锅的酒坊里，两个伙计干得正欢。剑眉朗目红脸膛的叫关殿臣，黄白镜子长挂脸儿的是他的干兄弟佟保三。

佟保三撅着嘴儿：“殿臣哥，伙计们都回家吃龙头去了，凭啥咱俩还在忙活？”关殿臣头都没抬：“咱们闲着也闲着，受点累流几滴汗算啥？”

“你实诚我就得跟你遭罪。我一个草民倒没啥，可别忘了，你还是在旗的呢！”佟保三嘟囔着。

关殿臣喝了口水：“老黄历，翻不得。”

关家隶属八旗中的正黄旗汉军世族，祖上从龙入关，跟着大汗老佛爷东征高句丽、平定过察哈尔、征过噶尔丹，关家几世，一直是朝中重臣，子孙后辈生下来就衣租食税，吃铁杆庄稼。到了五世祖，家道已现没落。六世祖关统调署南河高堰通判任职，正是春尽水长之时，洪泽湖连日涨水，因为前任偷工减料，致使高家堰口子冲开百余丈，洪泽湖全行倾注，淮扬二郡几皆鱼鳖。嘉庆皇帝震怒，派人查办，关统被革职拿问，举家发配卜魁（齐齐哈尔）。从此，备受殊荣的关家成了庶民衰草。到了关殿臣的高祖这辈，朝廷特赦，举家离开冰天雪地的卜魁，流落到银州（铁岭）落脚。关统临终有言：凡我关氏子孙，耕读传家，不可入仕。关家世代，遵祖遗训，只知低头读书自娱，并无一人为官。可到了关殿臣的阿玛关吉这儿，出了意外，关吉因涉嫌参加白莲教受到官府追拿，不知所终。关殿臣的额涅为了腹中子，流落到盘蛇。

这几年，娘俩起早贪黑磨豆腐，日子渐渐有了起色，翻盖了几

间破草房，还置上几亩上好的水浇地。清律，旗人既不能从事农业生产，也不能经商。可关家沦落至此，也顾不得这些了。有了这几亩水浇地，关殿臣的腰板就硬了起来。

东头老爷庙有个会武功的挂单师父释脚凡。关殿臣去庙上送豆腐看到释脚凡习武，被释脚凡高超的武功吸引住了。关殿臣就免费给释脚凡豆腐吃，释脚凡被关殿臣的诚心打动，把浑身的武艺授给他后云游去了。盘蛇有私塾，关殿臣卖完豆腐后就在窗外偷听，学业比坐在里间听课的学生们还要好。先生感念他求学的心气儿，就将书借给他读。关殿臣如饥似渴，很快，有了一肚子学问。前年夏天，闹起了虎痢拉，死了不少人，关殿臣的额涅在这场瘟疫中离世。

额涅去世了，为了还治病和发送额涅落下的饥荒，关殿臣卖掉了房产和仅有的一条拉磨的毛驴，和干兄弟佟保三一起到朱记烧锅当了伙计。佟保三是和他光着屁股长大的，小时候，额涅没奶水，他就吃着佟保三妈的奶活了过来。为报佟保三妈的哺乳之恩，关殿臣便认她为干姥。佟保三离不开关殿臣，隔三差五地跟着他一堆儿住在朱家。在盘蛇，除了佟氏母子和朱明祥一家，几乎没有人知道关殿臣的旗人身份。有一次关殿臣在朱明祥面前说漏了嘴，这才承认自己是旗人。旗人的身份尊贵，朱明祥让关殿臣另觅高处，关殿臣说：“落配的凤凰不如鸡，东家能收留我，我已经感恩戴德了，我哪儿也不去。”朱明祥对关殿臣又生出几分好感来。

朱七巧坐在炕里头绣花儿。朱明祥说：“今儿个是二月二，伙计们都回家了，殿臣和保三还在清酒糟。这俩小子，我没看错。”朱太太说：“老爷，你说这俩孩子谁好？”朱明祥说：“要我看，都不错。”朱太太说：“路遥知马力，日久才见人心。今儿个吃龙头，晚上咱们在一起吃饭。七巧，你去作坊里，让他们俩别干了。”朱明祥说：“这儿有三张戏票，你们仨去看戏吧，今儿个可是莲花落子名角成兆才的《盗金砖》！”

朱七巧接过戏票下了炕，欢快得像只百灵子。朱太太说：“敢请你早把票买了呀！”朱明祥说：“成班主喝过咱的酒，一大早让徒弟专程给送来的。我寻思着，与其咱们一家三口看，还不如让这三个

年轻人一起开开眼，也显得咱们做东家的仁慈大气。这俩孩子是好苗子，将来，咱的烧锅得靠他们。尤其是殿臣，满肚子学问，这小子，是块好钢口儿！”朱明祥冲着朱七巧的背影努了努嘴，朱太太会意，二人心照不宣地笑了。

关殿臣和佟保三正干得起劲，朱七巧走了进来。关殿臣说：“小姐，你咋来了？”朱七巧没回答，径直走到关殿臣面前，掏出手帕给他擦拭：“殿臣哥，瞧你这一脑门子汗。”关殿臣窘得直躲，忙用手背擦拭脸上的汗。佟保三说：“小姐，我这脸上也都是汗。”朱七巧剜了一眼佟保三：“还摆起谱儿来了，去去去，自己擦！”佟保三吐了下舌头。朱七巧说：“猜猜，我今儿个给你们送啥好赫儿来了？”关殿臣说：“猜不出。”朱七巧将戏票举到了关殿臣和佟保三眼前：“我爹说，今儿个是二月二，让你们俩带我去看戏！”佟保三说：“殿臣哥，是莲花落子戏《盗金砖》！小姐，东家想得真周到。”

“我爹我妈都割不舍看，把戏票给咱们了。”朱七巧见关殿臣没吱声，问道，“殿臣哥，怎么，你不愿意去？”

关殿臣说：“就这三张票，还是你和东家、太太去看吧！”朱七巧说：“你啥意思呀，我爹和我妈不想让我耍单蹦儿，特意让你俩带我去的！”佟保三说：“东家和太太是好心，殿臣哥没说不去，走吧小姐！”关殿臣说：“就你嘴儿快。”佟保三笑道：“东家给咱脸，咱不能不兜着。”朱七巧说：“保三哥说得对。殿臣哥不去，咱俩去。”关殿臣说：“我去还不成吗？东家都割不舍去，我心里过意不去。”朱七巧欢快得像只蝴蝶：“你俩起早贪黑地干，我爹和我妈可都看在眼里，这才让你们放松放松的。”

天上飘着飞雪，房檐下的几尺长的冰溜子发出清冷的寒光，街上稀拉传来炮仗的脆响。三人正走着，忽听疯狂的狗叫和声嘶力竭的呼救声。三人顺声音跑过去，一个大户人家的宅门外，一只大黑狗正将一个十三四岁的小乞丐按在爪下撕咬，小乞丐本就单薄的棉衣被撕扯得棉絮乱飞。关殿臣不及细想，捡块砖头俯身冲了过去。那狗见这架势，夹尾巴跑进门洞内去了。小乞丐是关殿臣经常资助的狗剩子。狗剩子见关殿臣救了他，扑在关殿臣怀里狼哇嚎。

这时，从门洞里走出一位穿绸裹缎、圆头大脸的阔少，阔少揉

了揉眊目糊：“大黑，二黄，掏他们去！”刚才那只被关殿臣吓跑的那只大黑狗又同另外一只大黄狗向关殿臣他们扑来。这两只狗都身壮体胖，加之有主人撑腰，几个人很快便危机四伏，朱七巧吓得花容失色，顾不得男女有别，一个劲儿往关殿臣怀里钻。

关殿臣毫无惧色，一挥手，两粒飞石脱手飞出，两只狗负疼嗷嗷怪叫跑到主人身边。朱七巧说：“殿臣哥，你真行！”佟保三没吱声，只顾看自己有没有被狗抓挠过。朱七巧说：“保三哥，看什么看，狗又没掏着你！”阔少横指着关殿臣：“打伤我的狗，你得赔！”关殿臣说：“我来救你，你却说我多管闲事。”阔少说：“你扒瞎！明明是你打伤我的狗，怎么反说你来救我？”关殿臣说：“你的狗这么凶，我再不出手，非出人命不可。出了人命惹了官司，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呆阔少见关殿臣这么一说，冲着朱七巧诡秘一笑，跑进院去将门关上了。朱七巧说：“殿臣哥，咱们闯祸了，这是贵老爷的儿子方耀祖。”

“我管他谁儿子呢！放狗咬人就不对！”关殿臣掏出几个铜子儿塞到狗剩子手里：“买几个火烧去吧！”

“谢谢殿臣哥！”狗剩子给关殿臣鞠个躬，一溜儿烟跑了。

朱七巧说的贵老爷就是通判衙门里的通判方天贵。贵老爷家属镶黄旗，靠祖上福荫起家，到贵老爷这辈儿，家道渐衰，贵老爷的阿玛临终前给儿子捐贗个通判。戏台上的戏演得正欢的时候，贵老爷家也唱着一出戏。

贵老爷几房福晋，却只生了一个傻儿子。别看耀祖呆傻，却是贵老爷的宝贝疙瘩。

贵老爷正和三福晋喝酒。三福晋头上梳着短短的两把头儿，扎着大壮的猩红头把儿，别着一枝大如意的扁方儿，一对一道线儿的玉簪棒儿，一枝一丈青的小耳挖子，却不插在头顶，倒掖在头把儿的后边。左边翠花上关着一路三根大宝石的抱针钉儿，还带着一枝方天戟，拴着八模大东珠的大腰节坠角儿的小桃，右边一排三枝刮绫刷蜡的蠹枝儿兰枝花儿。身上穿一件鱼白石蝶的衬衣儿，套一件绛色二则五蝠捧寿织就地景儿的氅衣儿，窄生生的袖儿，细条条的

身子，卷着二折袖儿，脚下是花盆鞋，走起路来“咕咚咕咚”飞快。贵老爷脚下蹬着双包绦子实纳转底三冲的尖靴老俏皮，衬一件米汤娇色的春绸夹袄，穿一件黑头儿绦色库绸绸羔儿皮缺衿袍子，套一件草上霜吊混兼的里外发烧马褂儿，头上戴一顶片金边儿沿鬼子栏杆的宝蓝平金的帽头，脑袋后耷拉着大长的红穗子。

贵老爷和三福晋喝得正欢，忽听门外传来狗的惨叫声，紧接着，耀祖进来坐在一旁喘着粗气。贵老爷问：“耀祖，你咋了？”耀祖说：“阿玛，我要娶萨利甘（媳妇）！”耀祖这没头脑的话一出口，逗得贵老爷和几房福晋都笑出声来。贵老爷说：“耀祖长大了，明几个，阿玛就张罗着给你说媒去。”

“我要七巧！”

“七巧，七巧是谁？”

三福晋说：“老爷，七巧是朱明祥的闺女。还真别说，咱耀祖有眼力！这七巧可是咱这儿头号美人儿。”贵老爷说：“我明几个找人说媒去！”耀祖说：“阿玛，现在就去！他们的伙计打伤了二黄和大黑，我就娶他们家闺女。”

“咋回事？”贵老爷脸色阴了下来。

耀祖添油加醋将刚才的情形叙说了一遍，贵老爷说：“打狗还得看主人呢！耀祖，阿玛这就给你去办！”贵老爷认得朱七巧，儿子讨她为妻，也是他们方家祖宗开眼。可儿子这样，朱家无论如何也不会同意的。有什么办法能让朱家就范呢？贵老爷绞尽脑汁，管家刘大天说：“老爷，让朱家将闺女嫁给小爷，其实非常简单。”

“啥办法？”

刘大天满肚子坏水，没少给贵老爷出坏主意。他本名叫刘呈禄，是个汉人，心眼儿多有一号，人们渐渐忘记了他的原名，而叫他“刘大天”了。刘大天指了指外边的二黄说：“老爷，只要舍弃这条狗，就能让朱家闺女成为你的儿媳。”贵老爷迫不及待：“你倒快说呀！”刘大天俯身低语说了一番话，贵老爷说：“事成有赏。”刘大天说：“老爷，我办事啥时失过手？你就放心吧！”

看完了《盗金砖》，关殿臣和佟保三扫院里的雪。雪晴了，太

阳晃得地面白花花耀眼。

二人正扫得起劲，朱七巧喊他俩进屋吃饭。关殿臣说：“这，不太好吧！”佟保三说：“东家叫咱们吃饭，有啥不好？”关殿臣说：“咱们是伙计，再说，三宿黑家在一起吃过夜饭了。”朱七巧从关殿臣手里抢过扫帚：“进屋吧！菜该凉了。”这时，朱明祥站在门前冲他们摆手：“殿臣，保三，你们俩过来陪我喝酒！”

朱家三口和关殿臣、佟保三围坐在桌前。朱明祥说：“今儿个是二月二，打今儿个起，猫冬结束了，庄稼人就开忙了。咱们虽然不种庄稼，可咱们的烧锅没粮食却开不起来，所以，借今儿个的日子，一来，祈求今年有个好收成，二来，也祝在座各位，有个好的开始。”众人干了酒盅里的酒。关殿臣向佟保三使下眼色，二人起身：“我们敬东家！”

“好好好！”朱明祥将酒喝了，示意二人坐下：“好好干，今年下秋儿，就给你俩说媳妇。”朱太太说：“有门好手艺，那可是闺女们选女婿的首选呀！”关殿臣和佟保三低头没说话，朱七巧笑道：“殿臣哥、保三哥，我妈替你们想得多周到，说媳妇都给你们打算了。保三哥，相中哪家闺女了，让我妈给你说去！”佟保三臊个大红脸：“我还没想过这个。你还是让太太给殿臣哥选个合适的吧！”关殿臣低声：“保三，你瞎说什么！”朱七巧将一块肉夹给佟保三：“保三哥，多吃点肉，瞧你，瘦得跟大眼灯儿似的。殿臣哥的事用不着你操心，管好自己的事就行了。”朱太太说：“闺女家的不要胡说！”朱七巧吐了下舌头不说了。

这时，下人王嬷嬷进来：“老爷，太太，刘大天领人来了，气哄哄的，在客厅等你呢！”王嬷嬷是朱太太的奶妈，这么多年一直跟着她。

“刘大天上我这儿来干什么？”朱明祥说，“你们吃着喝着，我看看去。”

朱明祥来到客厅。刘大天穿外翻的羊皮马褂，戴瓜皮帽，早坐在官帽椅上等候。倚仗贵老爷，刘大天坏事做绝，不过，朱明祥深知，通判家的狗都惹不得，更何况一个受通判器重的管家？刘大天此时上门，定然有事，于是，面上挂笑：“刘管家，哪阵仙风把你给吹来了？

王嬷嬷，上茶！”

“朱东家，我没工夫跟你喝茶论禅，我是奉通判之命找你说事儿的！”刘大天矮胖的身子欠都没欠，紧绷一张刀条脸儿，枯枝般的手指弹着八仙桌，翻着一双露仁眼，一副扬巴样儿。朱明祥说：

“刘管家找我何事？”刘大天说：“这不是说话的地儿，门外看看便知。”来到大门外，刘大天说：“朱东家，你看看，这是啥？”

雪地上躺着只死去的大黄狗。朱明祥说：“这是咋回事？”刘大天冷笑道：“别问我，要问，就问你们家的伙计关殿臣，是他干的好事！”朱明祥说：“这和关殿臣有啥关系？”刘大天说：“这不明摆着吗？这只贵老爷最喜欢的二黄让关殿臣打死了！”

“有这事儿？”

“东家，狗不是我打死的！”

朱明祥回身，关殿臣、佟保三和闺女七巧走了出来。

朱七巧说：“爹，这狗不是殿臣哥打死的。我们去看戏，方耀祖放出两只狗咬狗剩子，殿臣哥看不过去才把狗驱开的。后来，方耀祖再次放狗咬我们，就是这只狗，爪子都扑我身上了，殿臣哥把狗打跑了。”关殿臣说：“东家，如果不把它们打跑，小姐就被狗掏了。”朱明祥知道刘大天经引儿找茬儿：“刘管家，刚才的话你也听见了，是你们家少爷放狗伤人，伙计救人也在情理。这狗不是他打死的，刘管家拿只死狗到我家何意？”

刘大天的确经引儿找茬儿。贵老爷为儿子讨七巧为妻，刘大天给他出了这个以狗要挟朱家就范的主意。刘大天说：“只要说这只狗是千金不换，他朱家就得认栽！朱家的伙计不是把二黄打伤了吗？咱们干脆把二黄打死，然后就说这狗是太后老佛爷赏给北京庆王府的，庆王府又征得太后同意转赐给我们方家的。要将事情平息，办法有两条，一是将闺女嫁给咱们，二是赔给咱三千两银子。朱明祥把家底卖了也不值那么多银子，没办法，只能乖乖地让闺女嫁过来！”

刘大天说：“他说不是他打死的就不是他打死的呀！这小子用石子打在二黄脑袋上，二黄回去后就死了！我们老爷说了，二黄是小爷命根子，你得赔！”朱明祥说：“刘管家，通判家的狗可以随便咬人，我们老百姓防卫都不可以吗？大清国还有没有王法了？”刘大天冷

笑：“大清国有王法不假，可在咱们盘蛇这巴掌大的地儿，贵老爷的话就是王法。这狗你赔也得赔，不赔也得赔。”

刘大天的话也不无道理，在盘蛇，通判老爷岂是他一个小买卖人能得罪的？如果贵老爷找他麻烦，生意就别做了，花钱买平安吧，想到这儿，朱明祥说：“刘管家，怎么个赔法？”刘大天说：“我们老爷说了，三千两银子，少一个子儿都不行！”朱明祥差点摔倒：“你们这不是讹人吗？”

“讹你？知道这狗啥来历吗？实话告诉你，这狗是太后老佛爷赏给北京庆王府的，庆王府又征得太后同意转赐给我们方家的。你们伙计把这只狗打死了，是打了太后的脸。这要告上去，就得满门抄斩。不过，也不是没商量，看你咋做了。”

“请刘管家明示。”

“贵老爷想和你成为儿女亲家。怎么样，别人高攀还攀不上呢！”

谁不知道贵老爷的儿子是个五谷不分的傻子？别说是他朱明祥的闺女，就是普通人家的闺女也不能嫁呀！朱七巧说：“告诉贵老爷，我就是死也不会嫁给方耀祖的。看他的小眼睛，就那么一条缝儿，像细米粒一样。”刘大天洋洋得意：“朱小姐，嫁不嫁怕由不得你。”

“这事儿，容我和小女商量商量。”关殿臣要和刘大天理论，朱明祥使眼色阻止了。

刘大天说：“贵老爷说了，三天为限。如果过期，后果自己思量。”刘大天让护院扛着二黄的尸身走了。“二月二”带来的喜庆一下子被刘大天带来的坏消息给搅成了一锅粥。关殿臣说：“祸是我闯下的，理应由我担当，我找通判说道说道去！”

“你？”朱明祥抬头看看关殿臣，“贵老爷杀人不眨眼，你去了是白送死。”

“管不了那么多了。只要能保住烧锅，保住小姐，豁出去了！”

没等朱明祥表态，关殿臣身子一晃，走出门去。

刘大天正和贵老爷报功呢，下人禀报，朱记烧锅的伙计关殿臣来了。

“他来干啥？”贵老爷自语，吩咐，“让他进来。”

下人将关殿臣领进，关殿臣施礼：“贵老爷好！”贵老爷打量关殿臣：“你们东家咋没来？”

关殿臣说：“贵老爷，我想讨个说法。”刘大天呵斥：“一个穷伙计跟我们老爷讨说法，活腻歪了吧！”关殿臣没理会刘大天：“贵老爷为一方百姓的父母官，我找父母官不妥吗？”贵老爷说：“你想说啥？”关殿臣说：“贵老爷家的狗比人尊贵，我打死了它，就得由我偿命！”刘大天说：“你以为你的命有贵老爷家的狗尊贵吗？”

“我和贵老爷说话，你一个奴才少插嘴！”关殿臣毫不客气地扫视刘大天，又看着贵老爷说：“贵老爷，我这样做，也算仁至义尽了！狗再尊贵，毕竟是一只狗，就算告到紫禁城，我也不怕你。更何况，狗咬人在先，我当时只是吓退它而已，究竟咋死的，还有待勘验。”刘大天说：“来人，把他轰出去！”

贵老爷将刘大天斥到一边，对关殿臣说：“说得对，狗再尊贵也是狗，我咋能让你为它偿命呢？告诉朱东家，还是那两个条件，让他任选其一。三天为限，至于三天后我咋办，他别后悔就行。”刘大天说：“趁贵老爷心情好赶快走，迟了，外边那两条狼狗可缺荤腥呢！”这当口儿，丫头慌慌张张跑进来说：“老爷，三福晋心口儿疼的毛病又犯了！”

几房福晋，贵老爷最喜欢的就是这个三福晋。三福晋留过洋，会洋文，贵老爷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摔着。三福晋有心口儿疼的老毛病，平时不犯还好，犯起来疼得撞墙。这病在英国皇家医院都没治好，嫁到方家，贵老爷遍寻良医，也只是敲敲边鼓。每次，三福晋犯病，贵老爷恨不得这痛苦转到自己身上。

三福晋披头散发跑到院子当间，原本如花似玉的脸儿变得铁青，疼得扑在地上用雪洗面：“老爷，让我快点死吧！”贵老爷将三福晋抱起：“忍着点，我给你找先生！”贵老爷让丫头去找西街的王先生，丫头被三福晋喊住。三福晋说：“老爷，王先生治不好我的病，找他来也白搭。”贵老爷乱了方寸。关殿臣看着三福晋，刘大天说：“看什么看，再不走，我可放狗了！”刘大天打了个口哨，外边冲进两条大狼狗，其中的一条骨瘦如柴，毛都快掉光了。关殿臣打量了一下那条癞皮狗：“恭喜贵老爷，你这条狗可是福星呀。”贵老爷说：“说

说看，这条狗咋成福星了？”关殿臣绕狗走了两圈：“这狗能治三福晋的病。如果我说对了，你就让少爷另娶他人，你看如何？”贵老爷狐疑打量关殿臣：“这狗真能医三福晋的病？”关殿臣点点头：“三福晋病得不轻，她的病，只有这条狗才能救！”

“如果你看走眼了呢？”

“如果我看走眼了，凭你处置！”

贵老爷说：“那好，你说吧！”关殿臣说：“三福晋的病就是胸肋胀满、噎膈反胃，病发时心疼难忍，长此下去，性命不保呀！”

三福晋暗挑大指，小伙计说得太对了，这病害她多少年了，找了不少先生，吃的草药都够喂头牛了。

“老爷，他说的有点意思。”三福晋捂着胸口，一股剧痛袭来，忙抓住贵老爷的手，“老爷，就让他试试吧！”

贵老爷这才说：“那好，你就说说这条狗怎么能救三福晋？”关殿臣又绕着狗走了三圈：“贵老爷，如果医好了福晋的病，你就让小爷另娶他人，免除对朱家的一切赔偿。”

三福晋是贵老爷的心头肉，如果能医好她的病，别说这两个条件，割他身上一块肉都成，贵老爷点头说：“都依你，那你说，这狗咋能治三福晋的病？”关殿臣这才说：“治病的药材就在狗肚里。”

“在狗肚里？”

关殿臣说：“此药名叫狗宝，贵老爷如若不信，可当场杀狗验看，狗肚里定有一种石头样的东西，是除病良药。”贵老爷骂道：“你小子胡言乱语，信不信我杀了你？！”关殿臣面色不改：“贵老爷想医好三福晋的病，还在乎一条狗吗？我要没那个弯弯肚儿，也不敢吞下这镰刀头！”贵老爷说：“小子，如果狗肚子里要没有你说的那种东西，咋办？”关殿臣说：“任凭处置！”贵老爷命刘大天用火枪将癞狗打死，当场给狗开膛破腹，胃内果有一块鹅卵石大小的硬块。关殿臣说：“这就是与牛黄、马宝并誉‘三宝’的狗宝呀！福晋的病有救了。”

原来，关殿臣曾跟释脚凡师父学过给牲畜看病，他看这条癞皮狗是条年岁大的老狗，眼睛黯淡无光，结膜发红，就知它腹中有狗宝，三福晋面色蜡黄，疼痛难忍，便看出她有胸肋胀满、噎膈反胃的老